

经济学思想史：一门不适合年轻人思考的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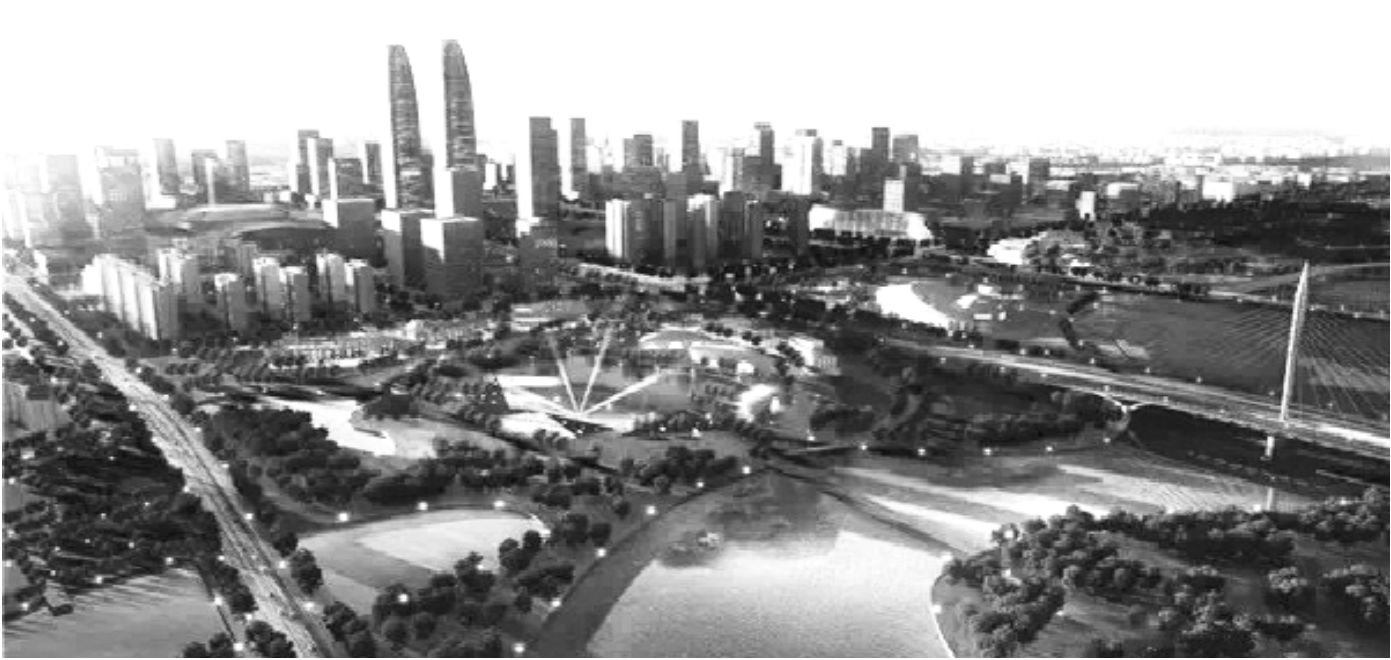
■ 梁捷

经济学是一门年轻学科，发端至今不过两百多年。而在经济学内部，经济思想史则是最早成熟的一门学科。在百余年前凯恩斯、熊彼特生活的那个时代，经济学几乎等同于经济思想史。因为在经济学本身尚未成型的阶段，学习前人的著作是钻研经济理论的最好路径，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无不也是经济思想专家。

经济思想史在中国曾经也是一门显学。建国之初，几乎每个学校都会开设中外经济思想史的课程，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尤其是在1957年，陈振汉等经济学家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后遭到批判，西方经济学被彻底打入冷宫，而外国经济思想史因为“批判需要”而侥幸保存了下来。1978年之后，经济思想史是最早复苏的经济学科，为一代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提供了基础。

十九时期末期，西方逐渐开始出现各式“思想史”的体例，尝试在极为复杂的思想海洋里梳理出一条线索，供后来学者借鉴。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哲学史，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也都出现了自己的历史。中国自胡适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也陆续出现了不少精彩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如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赵乃传的《欧美经济思想史》以及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些著作放在今天仍是不可动摇的名著，但是经济思想史的框架体系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值得我们反思。

无论中西经济思想史，终究只是浩如烟海的中西古籍中的一条线索。经济作为近代衍生的一门社会科学，无法涵盖古今思想的所有重要方面。例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德国的黑格尔，从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但无疑都是当时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果对他们思想一无所知，只是依照经济思想史的篇章顺序去读斯密、萨伊和李斯特，恐怕不可能对经济思想的演变建立起准确认识。不幸的是，这正是当前中国诸多大学经济系学生的窘迫状态。



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却极少有人能出手打破，因为这需要历史、当代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思想这三个维度的深厚功底。赖建诚教授正是少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学者。《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是他在台湾上课时的实录，既包含了正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脉络，又如实体现出赖教授幽默风趣、旁征博引的讲课风格，实在是一本辅导入门的好书。赖建诚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受过非常正统的经济学教育，熟悉多种语言，这在经济学界已很罕见。赖教授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横跨中西，既有体现传统功夫的《边镇粮响：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济与国家财政危机》、《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井田辩：诸说辩驳》等，又有西学主题的《王室与巨贾：格雷欣爵士与都铎王朝的外债筹措》、《布罗代尔的史学解释》等，还有打通中西的

《亚当·斯密与严复》等，体现出惊人的学问积累。而《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是其诸多著作中最有趣味的一册，深入浅出，富于启发，也体现出赖教授的治学路径。这本书不但深刻地介绍了自四百年前重商主义时代直到今天的经济思想演变过程，还包含了大量作者自身的独到观点。学者在课上往往会讲一些不太符合正统的观点，正式出书时就会删去。而赖教授这本书可谓原汁原味，尤为难得，这是读者阅读时应多加留心之处。赖教授可以把枯燥的经济思想史讲得如此生动，背后的功夫并不容易学，需要注意如下几点。第一，作者有能力将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相结合，这也是他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的基础。经济思想不同于哲学思想，它包含更多可被证实证伪的科学部分。在研读过去经典著作时，不能简单停留在“欣赏”层面，而要根据现有的历史和经济学工具对当时这些理论加以评判，论断对错。思想史与经济史

的训练也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阅读经典著作，后者则要读很多普通的日常史料再加以分析。赖教授在中西两方的经济史上都下过功夫，都有建树，所以他的经济思想评论才有底气。以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为例，这是经济史上的一桩公案。由于这场经济危机，直接催生出凯恩斯主义和宏观经济学这个学派，影响深远。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大萧条的成因有多种不同阐释，既有从总需求入手，又有从货币供给入手，还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不当干预所致，莫衷一是。而赖教授研究世界各国货币制度后，提出从货币本位制度变更的角度来研究大萧条的新视角。有了这些独立的分析，介绍各家学说的时候就不会人云亦云。第二，研究经济思想务必要做到通透，即贯通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贯通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灵活比较，触类旁通。经济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的社会经济情形有天壤之别，经

济学原理却一以贯之，颠扑不破。剥开复杂外表，解析内在经济原理，这正是经济学家的基本功，经济思想史家也必须如此。只有对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学理论认识足够深刻，才能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准确利用，从而对思想作出准确分析。赖教授一直服膺已故经济思想名家马克·布劳格的研究。布劳格的眼界开阔，最擅长观察经济思想的宏观演变趋势，而赖教授的研究也有这方面的气象。第三，经济思想研究必须跳出藩篱，与其他方面相联系。在这个分工日趋严密的时代，经济思想研究反而对“打通”提出了更高要求。赖教授在课堂上知人论世，常从话题中引申出去，讨论经济学家个人生平与学术关系。看似只是为了活跃气氛，其实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的深刻认识。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斯密只是个道德哲学教授，李嘉图是个交易所经纪人，穆勒是个专栏作家，这些经济思想大师与今天我们习惯的经济学家非常不同。只有像赖教授这样深入时代与他们对话，才可能对前辈的言论作出同情的理解。阅读此书时，书后的附录亦不可轻视。虽然赖教授在前面的讲义里纵情挥洒，讲了不少书里书外的东西。但他在附录里给出很多实用资源，包括非常权威的阅读书单，网上的经济思想资源，以及历年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贡献。有心治学之人顺着这条线索探究下去，广泛阅读，很快就能登堂入室。但无论如何，经济思想还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此书也只是经济思想的一本入门读物。布劳格的恩师斯蒂格勒曾说，“年轻人不适合钻研经济思想。”他的言下之意是，年轻人阅历太少，没见过学术界几次大方向的转变，就无法体会到经济思想研究的精微之处。于是这几十年来，年轻人纷纷远离经济思想研究，倒有一些知名学者到了老年再想经济思想研究，却发现积累不足、力有未逮。在经济思想研究人才凋零的今天，这一脉的学问传承面临困境，后继乏人，只有赖教授的这本书还能给经济思想爱好者和研究者带来一丝精神慰藉。

从权威期刊的水平看中国经济学自主话语权的危机

■ 陈世清

►►► [上接 02 版]

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宙整体的历史观。“无摩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

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量子”是“粒”的“假设”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

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身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摩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

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利用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

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用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这条定理建立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所揭示的思维规律的基础上。

不要说世界的本质，即使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即使是事物的结构也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描述属性、关系的数学既不是世界的本质，也不是世界的本原，认为“数是万物之本原”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因为早就被现代科学的发展所证伪而成为历史。

总体上，数学对经济学充其量在适当范围内使用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度使用是有害的。杨小凯就是因为无法用数学模型给企业家的作用与利益机制进行解释和描述，不得不削足适履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用职业经理人的剩余分配权（干股）机制来定位企业家的利益机制，以致杨小凯用数学模型对分工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无法给企业家合理定位。

企业家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现象，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分工是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分工之一。杨小凯无法区别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无法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分工建立数学模型，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杨小凯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而是因为数学方法的局限性。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本质区别，不是利益机制上的实际股权和剩余分配权（干股）的区别，而是企业家的成本收益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投资者的实际股权还是职业经理人的剩余分配权（干股）都是相对确定的，而企业家的成本收益是不确定的——当企业家前期投入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时，谁也无法保证肯定能获得实际股权或“剩余分配权”的回报。对于不确定的因素无法建立数学模型，即使勉强附会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也没有实际价值。杨小凯以职业经理人的剩余分配权模式建立起来的企业家利益机制模型根本不是企业家利益机制的真实反映。以分工的形式化为研究的出发点，却无法给企业家合理定位，无法区别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这一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的分工，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形式化的尝试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对分工的超边际分析研究，而是分工的“形式化”研究——分工的数学模型化研究。“形式化”不是经济学发展的必要环节，分工“形式化”不构成分工研究的真正周期。

一篇经济学论文充满数学模型的要害在于：用形式逻辑作为经济研究的充分条件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决定了这些经济

学论文不可能把握经济的本质和规律，也不可能正确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指导经济发展；无论对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实践均没有任何价值。

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研究经济现象必须运用复杂系统论，复杂系统论方法中包括运用复方法。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须根据研究对象在经济系统中的层次具体分析。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

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以建构数学模型为方法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迄今无法真正解释发展。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把建构数学模型看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经济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没有一篇真正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一篇真正反映经济的本质与规律，没有一篇真正对经济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发展史，如果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

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科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要真正原创理论靠原创基础，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经济研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

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经济研究》的研究范式、选题取向所对经济学的层次决定了对《经济研究》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三、学科范式自我设限 排斥公平竞争

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往往会动摇原有经济学范式的合理性理论。《经济研究》之所以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局限于自身范式定位的一亩三分地。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研究》的范式定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的范式定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研究》不容许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进行质疑和探讨，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不容许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论进行质疑和探讨。

《经济研究》2012年01期发表过一篇“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也只是质疑一般均衡理论的特殊形态，而不是质疑一般均衡理论本身，这篇文章甚至腹诽刮肚要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也纳入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中。可以说《经济研究》迄今发表过的经济学论文都是直接间接在运用或论证一般均衡理论；《经济研究》和西方经济学一样把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纲领”，成为衡量经济学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经济研究》所谓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内核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接轨。

一份学术刊物有范式定位无异于有范式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所以他们只知一般均衡论不知对称平衡论，对称平衡论在他们心目中无异于奇谈怪论。有范式偏见的学术刊物不可能从纯学术的角度公开公正对稿件进行评估取舍，鄙人的对称经济学论文——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稿件写得再好，《经济研究》编辑人员连看都不会看，不是直接仍到废纸篓就是直接送进垃圾桶。

在他们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GDP增长方式已经失败，

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经济学数学模型必须被抛弃，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如果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囿于西方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论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期刊还会发表与与时俱进、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否定一般均衡论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吗？

一般均衡理论、需求供给定律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的需求是可以无限开发的，而创新本身也是人的需求。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不是因为市场出清而是因为技术创新，大多数人一年换几部手机不是因为价格信号自发调节市场而是因为人的需要不断被开发。所以人类经济活动是以主体为主导的创新与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连续不断永无止境的价值创造活动，“需求供给定律”只是人类经济活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一个抽象的环节，构不成一条经济规律，更不能成为经济规律、包括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规律。

人类经济活动从来不是按照需求供给曲线所揭示的“一般均衡规律”展开。无论是亚当·斯密的一般均衡思想，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小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从诞生那一刻起，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就从来没有正确过，即使在小商品经济时期也不完全符合供求关系的实际情况，用一般均衡思想和小商品经济时代供求结构简单，使之具有近似的真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供求关系越来越复杂，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真理性不断递减。

与《经济研究》同属一个经济学范式，包括曾经把过《经济研究》大总管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当过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看成“经济过热”所以必须减速降温说明，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社会供求关系完全脱节，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被时代发展蜕变为完全的谬误，用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经济现象，更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迄今仍然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指导经济只能误导经济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称平衡论是把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看成事物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的理论。在社会发展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发展看成以主体为主导、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为主导、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称平衡论把对称看成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具体反映。

[下转 04 版]